

藏茶秘事

མོད་རྒྱལ་ཁབ་རྒྱུ་



徐杉 著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藏茶秘事



徐杉
著



四川
大学
出版
社

特约编辑:陈何真璐
责任编辑:吴雨时
责任校对:黄蕴婷
封面设计:原谋设计工作室
责任印制:李 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茶秘事 / 徐杉著. —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
2012. 10
ISBN 978-7-5614-6237-9

I. ①藏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1682 号

书名 藏茶秘事

著 者	徐 杉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	ISBN 978-7-5614-6237-9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70 mm×240 mm
印 张	19
字 数	363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8.00 元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◆网址:<http://www.scup.cn>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

清末。

四川西部打箭炉，藏汉杂居的乡间荒野。

寒风呼啸，星光黯淡。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里，一个身着皮袍、头戴皮帽、看不清面容的男子正在擦拭一把崭新的双管猎枪。那男子长发鹰鼻，面容半明半暗，一边擦枪一边大口喝酒，他投射到地上的阴影传出一股森然之气。石桌酒坛旁边的红布包露出一角，锃亮的银元发出诱人的光亮，石桌下有四个用油纸和绳子捆扎齐整的小包裹。

几声狗叫，一个人急匆匆闯进来，微弱的灯摇晃两下熄灭了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

“搞清楚了。”

“嗯。”擦枪人拉了下枪栓，从鼻子里含混地应了一声，然后把装银元的红布包扔给来人。来人掂量了一下，然后用低得听不见的声音在擦枪人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会。半晌，擦枪人说了句：“晓得了，你走吧。”

来人起身刚出去，屋角阴影里冒出一个鬼魅般的黑影，从头到脚裹在一张毡毯里，仅左眼前露出一道缝隙。只听他发号施令道：“干掉他！”尽管声音很低，但又冷又硬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擦枪人一怔，刚才凶狠的气焰顿时散去一半，低声下气道：“这——”

黑影阴沉道：“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叫秘密。他活，你就死；你活，他必须死。任你选择其一。”

擦枪人不敢再犹豫，转身出门疾步消失在黑暗里。

天空中扬起密密麻麻的雪片，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，很快被风雪刮走，黑夜复归寂静，飘雪无声，山川大地白雪皑皑。

一个晴朗的初夏，阳光灿烂，天空碧蓝，苍鹰在空中盘旋，不时扇动巨大的翅膀，箭一般俯冲下来，转眼又直上云霄。山坡上，河流旁，五彩经幡飘舞，在风中哗哗作响，悬崖峭壁飞瀑流淌，远处晶莹闪亮的雪峰直插云端。雪域高原大气磅礴的绮丽景色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。

通往西藏的崎岖山路上，一队运茶的马帮穿过峡谷逶迤而来，马蹄声声，铃儿叮当。忽然传来一阵悠扬高亢的歌声，只见一个小伙子扯起响亮的嗓子忘情地唱起采茶民歌：

哎——

正月冒芽二月生，

三月四月长成林。

采茶要唱采茶歌，

唱得茶树绿荫荫。

粗茶采来自己用，

细茶采来待朋友。

扬子江边去取水，

烧得茶香等情人。

.....

歌声还未结束，一个汉子打断歌声，调笑道：“马旺，我看你娃儿是想魏幺妹了！你则真的有狗日的狗屎运，长得黑不溜秋的，又是篾条割口口——眯缝眼，就凭两片嘴皮一副黄喉居然让幺妹看上了。啧啧，简直是鲜花插在牛屎上啰。”

“哎呀，这世上有的牛屎就是为鲜花准备的，没有牛屎花咋开得鲜嫩？”

“马旺回去要当新郎官了，到时闹洞房大家不要客气，先把他龟儿子扔到青衣江里去洗白。”

面对众人的取笑，唱歌的马旺并不慌乱，把手放在嘴里打了一个长长的口哨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各位兄长给我做个见证人，我发誓这次驮茶脚钱全给幺妹买首饰，我要是沾了一滴酒就是众人的儿！”

众人一阵开怀大笑，笑声还未停，忽又听他说：“是乌龟的儿！”

这下大家才知道又被他占了便宜，于是大叫起来不依不饶：

“你狗日的，想讨打呀，赚我们的欺头。”

“又冒出一个耙耳朵，我敢打赌马旺以后肯定要喝婆娘的洗脚水。”

“哎呀，这有啥稀奇！结婚前是妈的儿，结婚后就是婆娘的儿。要不就不准他上床，赶到灶门前睡地下。”

“哈——”

.....

众人笑闹，唯领队魏家贵含笑不语，他是个身材敦笃壮实、面容黑红发亮的沉稳汉子，右嘴角有一颗醒目的黑痣。马旺的未婚妻是他小妹家英，今年十八岁，家里已置办好嫁妆，只等婆家来迎娶。马旺家并不富裕，但家英却看上了他本人，魏家贵的父母也只好应承。马旺是一个乐乐和和的人，最能制造笑料，这会儿大家逮住机会一起拿他逗乐开心，山谷中回荡着欢笑声。行走在川藏线上的马帮不但辛苦劳累，也极具风险，说笑打闹是解除疲劳的最好方法。

马帮开始盘山而上，折多山是通往藏区的第一座大雪山，蜿蜒的山路如一根细细的带子，在山中呈“之”字形来回曲折，盘旋而上，形成九九八十一道拐。魏家贵走在最前面，到一个山垭口回头俯身一看，几十个人夹在两百多匹骡马队伍中，上下重叠在山路上，绵延近十里。

这时，刚才还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忽然被一片阴云笼罩，接着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。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，魏家贵常年行走其间，已是见惯不惊了。可是这会儿不知为什么右眼皮接连跳了几下，一种不安的感觉从心里升起，他看了看头顶上方鹰嘴崖峭壁狰狞，崖下沟壑万丈，四周雪峰连绵，重峦叠嶂，再次感到人在巍峨险峻的大雪山下是如此脆弱渺小，如蚂蚁小虫一般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即刻化为乌有。想到这儿，魏家贵立刻招呼身后的马帮停下，虔诚地对雪山顶礼三拜，这才轻声说：

“招呼后面的兄弟伙都轻步前行，不许说话。前面就是鹰嘴崖了，当心惊动了山神就会引起雪崩！”

众人顿时安静下来，一脸肃穆，望着鹰嘴崖不敢吭声，小心翼翼往前走。

魏家贵以往率领马帮运茶通常只到打箭炉就结束，再由其他人转运到西藏。可是这批朝廷的赏赐茶要赶在西藏雪顿节之前到拉萨，专门赐给西藏上层贵族和有功之臣，事情重大，所以不得不多走一程，赶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金沙江渡口边交割，再更换包装和马队。为此，打箭炉茶马司还派出一名官员和几名卫兵护送，以防半路发生意外。

这时鹰嘴崖上一只苍鹰拍翅飞过，发出几声刺耳的叫声。接着，几只鹰急速飞过。魏家贵的马显得有些不安。魏家贵忙握紧缰绳，左右看看并无异常，这才继续前行。走着走着，只听耳边“嗖”的一声轻响，好似一支箭飞过，接着一匹马忽然跳起来，嘶叫着挣脱缰绳往前奔跑。登时，马队大乱，受惊的驮

马撞着另一匹马一同坠入山谷。马队顿时炸了锅，吓得相互拥挤，脑袋乱晃，一阵乱叫。“稳住，稳住！”魏家贵话刚出口，只听山顶传来两声闷响，刚抬头往山上看，一声巨大爆炸声响起，接着一座雪峰腾空而起。“雪崩了……”他后面的话还未出口就被巨大的轰鸣和震荡吞噬，只见山顶冰雪像发怒的白龙俯冲下来，裹挟着石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马帮扑来，顿时地动山摇，白雾弥漫。人和马被掀倒在地上，铺天盖地的冰块砸向他们，人们惊恐地相互推拉，呼救声、惨叫声和骡马的哀鸣声很快被震耳欲聋的响声淹没。巨大的冰块下血流成河，脑浆迸裂，躯体被压成肉饼，而一些断裂的四肢被震荡波抛向空中，又向山谷坠落下去。转眼间一支欢快的马帮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鹰嘴崖下的山谷被滚滚冰雪填平……

第二章



四川西部雅州城，连日阴雨的天空终于绽放出一缕阳光，沿河粗壮的榕树绿荫如盖，青衣江碧波荡漾，如玉带一般穿城而过，空气中弥漫着润湿的清新之气。一年一度的新茶会即将到来，城里四处显现出热闹的节日景象。

位于北街的兴义茶号大门前横停着几辆马车和两顶轿子，轿夫和马夫凑到一旁闲聊打发时间。一会儿门里走出一个男仆，给轿夫们提来一大壶热茶和一大盘刚出炉的烤馍馍。一个年轻的马夫开口道：“你们东家是个善人，不亏待我们这些当下人的。”

男仆得意地回答说：“当然，你伸起耳朵打听一下，城里还找得出我们东家这样的好人吗？”他手指着大门门楣上“兴义茶号”的朱漆金匾又说：“那是乾隆爷亲笔写的，一般人家岂有这等福气！”

众人齐刷刷抬眼看过去，满脸恭敬羡慕之色。尽管他们并不识字，但是都知道正是李家祖上这份余荫，让后代享受到荣华富贵。这时太阳照耀在兴义茶号古色古香的黑漆大门上，巨大的香樟树如华盖般伸展开，树叶间闪烁着水珠的光亮。这个院落雅州城虽算不上最气派堂皇，但百年御供茶号的根基在那里，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，何况茶号的东家几代都是雅州茶业行首，自然格外引人注目。

男仆撇下几个发呆的驮夫进去，不久，就见兴义茶号的东家李复生走到门外来迎接客人。他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，但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，面容微黑，身板硬朗，头发粗硬，浓浓的眉毛下目光深邃，下巴留有一撮山羊胡须。走路时身子挺直，步伐有力，如同年轻人一样敏捷。李复生站立时两脚成八字形，脚底如钉在地上，四平八稳，无有闪失，这是长期习武养成的，也是他显得年轻的缘由。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但却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，比他岳父掌管茶号时的生意翻了好多倍。今天他邀请城内几大茶号东家、掌柜前来

商议一年一度举办的“新茶会”事宜。

雅州自古为朝廷钦定供应西藏等地的边销茶的种植加工地，这种茶俗称边茶。州府所在地有大小茶号近两百家，城里人也多以茶为业，密集的茶叶加工、销售、仓储使整座城弥漫茶香，成为远近闻名的茶城。而“新茶会”在雅州也是最重要的节日，比春节还热闹忙碌，因为届时知府大人要亲率众官吏、乡绅、茶商等登上蒙山，主持祭茶祖的大典，茶行还将大摆酒席，请戏班来演出等等。

目送李复生进了大门，一个抽着旱烟的老马夫叹道：“李老爷真是有福气！他原来也是个靠背茶为生的驮夫，穷得叮当响。可没想到后来老东家竟把独生女儿嫁给他，那可是当年雅州城里的一朵花，走在街上不要说人的眼珠儿盯住不转，连蝴蝶也要往她身上扑。不光人长得美，识文断字，对人也不摆架子，说话面带笑容，轻言细语，随便哪个看了都喜欢！听说李老爷为娶她连名字都改过，他原来本不姓李。老东家不仅不要他一分钱的彩礼，还把整个家业交给这个上门女婿，李老爷就像说书当中的传奇人物呀！”

“耶，李老爷原来叫啥名？是哪儿的人？”

“不晓得，李老爷自己从没对外人提过，他家的下人也搞不清楚，从没见李老爷家的亲戚来走动。”

“听我叔说李老爷是很多年前老东家从外面带回来的，当时好像病得很厉害，皮包骨头，脸色蜡黄，走路腿都在打闪闪。”

“日怪，该不会阴到有点啥说不清楚的鬼名堂？我听说李老板有功夫，能飞檐走壁，穿墙越舍，在河上蜻蜓点水一样走……”

“你狗日的放屁，简直把李老板说成是江洋大盗，比被绑在府衙门口站木笼的莽二娃还凶。你龟儿子，又吃又喝还把你臭嘴塞不住！李老爷待我们不薄，背后张嘴乱说小心以后生的娃儿不长屁眼儿。”

“哎，你骂人——”

“骂你又咋个？”

“哎呀，不要吵嘛。”

“莽二娃窝脏按说不该是死罪，咋被绑在府衙门口站木笼？”

.....

马夫们吵吵嚷嚷的议论声传到斜对面恒泰茶号掌柜孟廷轩的耳朵里，他今天也受邀到李家议事，可是迟迟不肯出门，一直冷眼从窗缝里打量着兴义茶号进进出出的人，杯子里沏好的茶已经凉了，但却一口没喝。孟廷轩白净高挑，

衣着讲究，眼里透着精明，比李复生年轻。可是他生就一副小肚鸡肠，与李复生较劲多年始终占不了上风，心里别提有多别扭。兴义茶号别的不说，单是专制朝廷赏赐茶这一项，就等于坐地收独一份的银子，雅州其他茶号只有干瞪眼。孟廷轩一想到此就来气，觉得老天待他不公平，可他心里还窝着更来气的事，二十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。马夫们议论中提到的莽二娃其实并不是一个作奸犯科之辈，在澡堂子里替人搓背，因脑子反应有些迟钝，被人唤着“莽瓜儿”。可是他的哥哥莽大娃却因偷盗在大牢里关过两年，出狱后听说又干起盗墓的营生。前几天竟然打起李复生岳父家祖坟的歪主意，把李家祖坟掘开一道大口子。官府闻报后立刻派人去抓莽大娃，可他跑得无影无踪。搜查他家时搜出一个价值不菲的玉圈，莽二娃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历，于是就将他绑在府衙门口站木笼，想诱捕莽大娃。他们兄弟二人本姓王，因为哥哥行事粗鲁霸道，当地方言称这类人为“莽汉”，久而久之“莽”就被冠成他们的姓氏，哥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。

孟廷轩对莽大娃之流地痞小偷的事不感兴趣，但马夫们议论李复生的来历却又勾起他心中驱散不去的疑虑。因为李复生的身世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谜，他像来去无影的风一样，冷不丁地突然出现在雅州城，接着又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。他曾四处打听李复生的来历，但一无所获，心里一直耿耿于怀。

“大掌柜，您还没走？”二柜冯喜小心翼翼的问讯声惊醒了正在出神的孟廷轩。冯喜是东家从陕西派来的，来雅州时间不长，对孟廷轩毕恭毕敬，此刻哈腰站在一旁，等候孟廷轩的吩咐。

“慌什么？好事不在忙上。”孟廷轩起身抖了抖衣衫，然后不慌不慢出了恒泰茶号。刚走两步，忽听小儿子稚嫩的声音传来：

“大大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孟廷轩转过身，见十岁的儿子孟泾恒一瘸一瘸扑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系有布条的细木棍，因为玩抽陀螺的缘故，累得大口喘气，胸部剧烈地一起一伏，白得有些发育的面颊上满是汗水，鞋子和裤脚上沾满泥土。

孟廷轩心疼地一边给儿子擦汗一边呵斥陪他玩的仆人三娃：“咋搞的？少爷背上汗都湿透了！”

三娃低头小声分辨道：“少爷说今天一定要让陀螺转五十圈，不然连饭都不吃。”

孟廷轩眼睛一瞪：“胡说！少爷出汗多了会着凉，到时犯病我非让你脱一层皮不可！”

三娃脖子一缩，吓得大气不敢出。原来孟泾恒五岁时患小儿中风，病好后

落下残疾，右脚痿软，肌肉萎缩，孟廷轩四处请郎中治疗，但收效甚微。别人告诉他泾恒是感受风热暑湿，邪气入骨而致，古称“痿疫”、“软脚瘟”，是无法治愈的，只能好生将息。孟廷轩气得好长时间都缓不过劲来。孟廷轩子嗣不旺，原配生的三个都是女儿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孟廷轩只得张罗着娶了一房妾，名叫巧珍。巧珍倒也肚子争气，第一胎生下儿子泾恒。于是满心欢喜的孟廷轩将原配和三个女儿留在陕西老家，只把巧珍和泾恒留在身边，可是老天不作美，泾恒病后成了残废。孟廷轩虽不死心，但后来也没添儿子，所以很宠爱泾恒。

“大大，不怪三娃，我今天就是要让陀螺转五十圈。”泾恒为三娃开脱。

“乖儿，转五十圈有啥稀奇？我们不用转那么多。”

“不，我今天一定要转五十圈。”一向温顺听话的泾恒倔强起来。

孟廷轩感到有点奇怪：“为啥？”

“秀秀说我是笨蛋猪，要是我转不了五十圈她就不同我一起玩了。”

孟廷轩一听，一股火从心里冒出来：“不玩就算了，有啥稀罕！一个臭女娃子家！”

“我不，我就要和她一起玩，我就要转五十圈。”泾恒挣脱父亲的手，小脸憋得发红。

孟廷轩看儿子那副较真的模样只好忍住。秀秀是李复生的小女儿，比泾恒小两岁，可没想到儿子竟然对她的话奉若神明，泾恒腿瘸以后就不太爱动，不想秀秀一句话就让整天憋在屋里的儿子跑到外面来撒野。孟廷轩越想越气，一肚子火只好冲三娃发，转身使劲揪着三娃的耳朵吼道：“就是你惹的祸，今晚不许吃饭……”

“哎呀——”三娃疼得龇牙咧嘴，却又不敢大声叫。泾恒看不过去，上前拉着孟廷轩的手央求道：“大大松手，大大松手。”

孟廷轩只好松手，三娃如获大赦，捡起地上的陀螺迅速离去。

兴义茶号是一个五进大院，每个院子的地上都铺着平整光滑的青石板，前院的客堂最宽敞，柱子用上等巨大木材做成，里面对称摆放着两排漆色光亮、雕着牡丹花的楠木靠椅，四壁挂着字画，布置得古色古香。

这时雅州城里各大茶号的东家、掌柜正相互寒暄客套，论序入座。李家老仆五叔忙不迭将热手巾送上，让各位擦脸净手，接着又把用青花瓷盖碗茶杯沏好的茶呈放在茶几上。满屋茶香带着些许奶香和鸡汤的鲜味，客人们都迫不及待端起茶来品尝。李家筹办新茶会时要沏一道特别的茶敬客人，这是多年延续

的老规矩。李家是茶叶世家，对品茶一事格外有讲究，而这道特别的茶通常是由女主人亲手冲泡。李复生的妻子雅芝在泡茶前要沐浴更衣，将指甲修剪齐整，并用铜盆盛满山泉，加入两滴醋，将手放进去浸泡一会，使双手清洁嫩滑，关节柔软有韧性。沏茶的水要专门到蒙山取上好的甘泉，这是从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所论沏茶的水的要领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”而来，因为山泉经沙石过滤后轻缓涌出，水质清冽，最宜泡茶。茶是取三月新出的芽尖，在薄雾中采摘，日出前烘焙鞣制而成。茶喝三泡后每一盅里又加入一枚盐制过的橄榄、一枚糖浸过的金橘，橄榄与金橘合在一起形似元宝，寓意“财源滚滚”。茶商们都希望讨这个吉利，故这盏茶也吃得格外用心。

众人正在品茶吃点心，大门外一个女人急匆匆策马而至，一双大脚露在马蹬外，脑后挽着乌黑紧扎的发髻，身穿绿色的短褂子，宽大的袖子镶着三寸宽的黄滚边儿，深蓝色的裤子下面一双没绣花的青布鞋。她急急忙忙往兴义茶号里走，湿浸浸的石板有点滑，脚下没留神，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在地。

“曾管家——”一个仆人欲上前扶她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去干你们自己的事。”女人头也不回径直往里走。

这个女人是兴义茶号的管家曾秀，虽然已四十出头，因为没结婚生子的缘故，身材匀称苗条，额头和眼角没有皱纹，步伐轻盈，腰肢柔软，看上去仅三十来岁。曾秀属于那种耐看的女人，虽然最初并不起眼，但多看几眼就发现眉目有神，透着聪慧、灵秀。她说话做事手脚麻利，干脆利落，丝毫没有一般女人的羞怯扭捏模样。

曾秀瞄见客堂内人头众多，一转念闪到一边，招手唤过老仆五叔过来，低声说了几句，五叔脸色大变，转身走向客堂。

客堂内，李复生见众人坐定，双手一拱，朗声开言道：“各位掌柜，今天鄙人请大家来是要商议一下蒙山祭茶祖和开茶的诸项事宜。新茶会在即，祭茶祖是我们茶人的头等大事，先人吴氏理真自挂锡蒙山，携来灵茗之种，在五峰间植茶七株，悬壶济世，后开山培土，广植新芽，以后遍及中华，利益蛮夷之地。上裕社稷，下裨民生，商贾获利，皆因我先祖福泽……”

五叔走进客堂，贴近李复生低语一声，李复生歉意道：“对不起诸位，鄙人有点急事，耽误片刻就来。各位请先喝茶！”说毕三步并作两步出来。

曾秀急切迎上前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运往西藏的五千条赏赐茶在途中遭遇雪崩，连人带茶全被雪埋了！”尽管曾秀压低嗓音，但对李复生来说这也无疑是晴天霹雳。

“真的?!”

“千真万确！这是次仁旺堆老爷托人从打箭炉带来的消息，是打箭炉茶马司里的人透露给他的。还说茶马司的额尔尼大人得知此事气得大发雷霆，以六百里加急上报朝廷。如今西藏正等这批茶用，弄不好又要生出祸事来，到时我们咋脱得了干系？”曾秀头上渗出一层汗珠，语调里满是忧虑。

“不要慌。”李复生皱紧眉头，表面没动声色，心中却是翻江倒海。这批为朝廷御制的赏赐茶，必须赶在雪顿节以前送到拉萨，用以赐给西藏喇嘛首领和有功之臣，这是每年的惯例。边茶与汉地所见的茶有较大区别，通常是压缩成长条状，外表用竹篾包装，以便人或马帮驮运，每条大约十六斤。在汉地以“条”为计算单位，而藏地则习惯称“条”为“驮”。

赏赐茶是边茶中的极品，也被称为御供藏茶，这其中的分量有多重，李复生当然心知肚明。何况赏赐茶也是兴义茶号的命根子，出不得半点闪失。

“这个天气，怎么会雪崩？”李复生满腹疑惑。

“是啊，马帮弟兄一个也没逃出来。事后旺堆老爷还派人去看过，说整个山谷几乎都被雪填平了，什么也看不到……”

“魏家贵是个经验丰富的人，这些年来从没出过大事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老爷的意思是？”

李复生皱起眉头，说：“此事回头再细说，我先去招呼那些掌柜，暂且不要声张。”

“嗯。”曾秀背上一层冷汗。

曾秀进去不久，李家大门口走出一个小姑娘，大约八九岁模样，上穿粉色小褂子，下着紫色裤子，神态从容雅静，手里拿着一把小巧玲珑的铜茶壶，那模样一看就知道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

“秀秀，你看我新买的陀螺。”泾恒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，一下出现在秀秀跟前，讨好地把手里的东西向她展示。

秀秀大名叫李永秀，在李家排行老三，此刻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果然被泾恒手中的新陀螺所吸引。雅州城的小孩大都会玩抽陀螺，但一般都是自己动手或央求大人做：选择一段木头，把一头削尖，削成陀螺状，然后在尖部钉上钉子，把钉子磨尖。再用一根细木棍或者竹条，在一头绑上麻绳或者布条，抽打旋转的陀螺。削得好的陀螺，旋转起来稳稳的，旋转时间长，还可以听见响声，仿佛陀螺在唱歌；而削得不好的陀螺，旋转起来不稳，东摇西摆，旋转时间不长就倒地了。泾恒新买的陀螺又大又光亮，通身漆了锃亮的黑漆，顶端用红漆描画了一个黄眼、白脸、咧嘴嬉笑的孙悟空，手里还拿着细长的金箍棒。

泾恒见秀秀喜欢，立马把陀螺往地上一旋，然后抽动手中的小鞭，那只孙悟空陀螺旋转起来既好看，声音也好听。秀秀显得很兴奋，高兴地拍掌叫起来，发出银铃一般爽朗的笑声：

“好安逸！好安逸呀！”

“秀秀，你跟我一起玩吗？”

“你抽陀螺可以转五十圈不倒吗？”

泾恒怏怏虚虚地答：“嗯，我……”

秀秀挺直的小鼻子一皱，露出蔑视的神情：“笨蛋猪。”

泾恒忙说道：“你和我玩，我把这个孙悟空陀螺送你。”

秀秀两眼一亮：“真的？”

泾恒收了小鞭，又把孙悟空陀螺托在手上交给秀秀。秀秀将绳索缠在陀螺上然后轻轻抖动小鞭，“滋滋”一下陀螺就在地上稳稳地转起来，隔一会再抽一鞭，陀螺急律律地旋转，画着五彩光环。

泾恒在旁边站了一会，感到有点受冷落，便无话找话说：

“秀秀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曾姑姑是长毛杆杆。”

“你说啥子？”秀秀一怔，终于停下抽陀螺。她虽然年幼，但还是懂得这句话的分量，“长毛”是很多年前官府捉拿的谋逆叛匪——太平军，他们在大渡河边遭到官兵包围，不是被砍头，就是被开膛破肚，或者扔到河里淹死。故至今有人恫吓小孩还会说“抓长毛的来了！”或讲长毛被杀的血腥故事。而那些长毛留下的遗孤，则被当地人称为“长毛杆杆”，视为土匪秧子，有野种之嫌，备受人鄙视。

“哪一个说的？”秀秀生气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泾恒怯生生地答：“昨晚偷听我大大对我娘说的，他还说曾姑姑是你爸的小老婆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，你妈才是小老婆！你才是长毛杆杆！”秀秀把抽陀螺的小鞭子扔在地上扭头就走，并甩下硬邦邦一句话：“以后不跟你一起玩了！笨蛋猪。”

泾恒一张脸煞白，伤心地抹起眼泪来。

雅州知府武道学的大轿还未在兴义茶号门口停下，随从就粗着嗓子高喊道：“知府大人到！”

李复生匆忙跑出来，先恭恭敬敬地跪下给知府大人恭行了一个礼，这才开

口道：“恭迎知府大人驾到。”

武大人并没下轿，从轿帘后露出半个紫脸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雪崩的事想必你已经知道，本官就不必多说了。现令你即刻筹备五千条赏赐茶，一个月后运往西藏，必须在雪顿节以前到达拉萨，不得有误！”

李复生一听急了，慌忙请求道：“武大人容禀，赏赐茶精挑细选，工序繁复，制作考究，仅备料就需半年时间，一月时间哪里能赶上？再则以往边茶除收蒙山鲜叶外，还要到峨眉、洪雅、蒲江等地收鲜叶加工。去年天旱，收的叶子不够，库房如今已空虚，恐怕一月内难以筹够五千条茶。请武大人高抬贵手，可否多宽限一些时间？”

武大人圆眼一瞪，伸出一颗肉滚滚的脑袋不耐烦地打断道：“你说得轻巧，宽限你？那谁宽限我？这边茶顾名思义就是巩固边防，保土守疆的茶！藏人宁可三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茶。何况是皇上御赐的赏赐茶！如今藏地动荡不安，英国人又在其中搅扰，拨弄是非，唯恐我大清江山不乱。这要是因为缺茶闹起边患来，别说是你们全家的脑袋搬家，就是我的脑袋也保不住！告诉你，一月之内要是拿不出茶，可就别怪本官翻脸不认人！”

李复生欲言又止，武大人鼻子一“哼”，随即一摔轿帘不再理会李复生。随从见状高叫一声：“起轿，回府！”一队人马吆喝着摇摆而去。

李复生脑子里一团乱麻。眼下距雪顿节只有三个多月，而雅州距拉萨五千多里，如果在内地，五千多里倒也不算什么，可去西藏情形就完全不同，途中雪山高耸，空气稀薄，江河横亘，道路艰难，最快也要走三个多月，更何况眼下茶还没有着落，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加工得出五千条赏赐茶？

李家发生的一切都被前来商议新茶会的各茶号掌柜看在眼里，然而大家都各怀心事，不便多言。而孟廷轩则心中暗暗高兴，说道：“哎呀，这皇粮不好吃呀，李老板这回可是倒了大霉，遇上这种天灾。唉，五千条茶看李老板怎么变得出来？我们小本生意虽然吃不上皇粮，但也不至于为了五千条茶丢了脑壳……”

这时恰好秀秀气呼呼地进来，她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对孟廷轩说的话也似懂非懂，但看孟廷轩那副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又想起泾恒刚才说的那番话，脱口而出：

“你才要掉脑壳！”

“你一个小女娃家——”孟廷轩被噎得说不出话。

第三章



李家刚才还喧闹的客厅转眼人走茶凉，寂然无声，只有李复生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沉思。一阵风来，门窗嘎吱作响，天空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。

过了一阵，一个小巧玲珑、体质单薄的女人走进来，紫色的褂子镶着绿宽边，深紫色的裙子下露出一双黑缎绣花弓鞋，小巧的脚使她走起路来如风摆柳枝，却又不失稳定自然。这个女人皮肤白皙，五官清秀，与李复生敦实的外表正好相反。她便是李复生的妻子李雅芝。雅芝出生于茶叶商贾世家，如许多书香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一样，从小读书写字，因此熏陶得端庄贤淑，落落大方，说话做事都能把握好分寸。雅芝为人温和安详，办事井井有条，对丈夫温柔体贴，待下人宽厚仁慈。

“雅芝……”

“我已经知道了，唉，怎么办？五千条茶一下就没。还有那些驮夫都是有家有室的人，这以后孤儿寡母怎么过……”雅芝声音有些颤抖，一阵着急，泪从眼角流出来。

李复生安慰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正在想办法。明天准备去天全走一趟，永清岳父家是明朝六番司的后人，世代以茶为生，平时总会储存一些做庄茶，以备急时之用。这是过去兵荒马乱年月养成的习惯，关键时刻很管用。”

“做庄茶”是指经过粗制的边茶。

“可即使他们能拿出一些存货，也凑不够五千条茶呀。”

“我们窖里也存了一些，然后再想其他办法，我们兴义茶号有一百多年的根基，很多茶商会买账的。”

雅芝稍稍安稳下来：“也是。”

“曾秀已经安排伙计到名山、芦山、洪雅、峨眉山等地去调货，连夜运回雅州。”

“要不，就把茶室里的茶砖拿出来吧。”

“不，那些茶砖是你娘在世时留下的，陪你从小到大，既是能吃的古董，也是你心爱之物，不要动它。”

雅芝感激地看了丈夫一眼，丈夫在关键时刻总是心细如发，体贴入微。原来雅芝家的后院有一间宽敞别致的茶室，整齐地堆放着历年加工成型的好茶。室内的墙壁是用上好的茶砖砌成的，从脚下一直砌到天花板，不但如此，甚至连供桌、条凳、屏风等都用茶砖镶嵌而成，这些都是按雅芝母亲的想法一点点精心制作的。茶砖制作工艺颇为讲究：选当年生长六个月的成熟枝叶，经杀青、揉捻、渥堆、干燥等前后三十二道工序制成。做好的茶砖成长方形，表面平整紧实，色泽棕褐，香气纯正，沏出的茶汤色泽红褐，滋味浓醇。雅芝小时候经常与母亲在茶室里玩，在那里学会了沏茶，也学会了辨识各种各样的茶。母亲告诉女儿茶砖是发酵茶，在空气中存放的时间越长越香，越放越值钱，最终变成能吃的古董。

雅芝对母亲的记忆大部分与茶有关联，可是她母亲在生第二个孩子时难产而死，肚子里的儿子也没能保住。母亲死后雅芝郁郁寡欢，有一天忽然不见了，家里人急得四处寻找，仍无下落，最后，还是她父亲李百安在茶室里找到在茶砖上睡着的女儿。李百安问女儿为什么要躺在那里，雅芝答睡在砖茶上也许能梦见妈妈。父女两人抱头痛哭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雅芝经常独自坐在茶室里出神，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流。雅芝没有兄弟姐妹，性格也比较内向，于是茶室就成为她的精神和生活天地。李百安心疼女儿，也不勉强她改变，有空时就到茶室来陪女儿。直到有一天李复生出现在兴义茶号，才彻底改变了雅芝的生活，而他们两人的爱情也是在茶室萌生发展的。

“嗯，永清呢？到现在还没见他露面。今天筹备新茶会他溜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一听丈夫问起大儿子李永清，雅芝就有些气短，但仍然遮掩道：“可能在作坊里吧。”

李复生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如果是在作坊里，那太阳一定从西边出来。”

雅芝替儿子辩解道：“清儿早产，自小身体羸弱，是靠药罐保大的。你不要对他太严厉，他以后慢慢会懂事的，毕竟这也是他的家业。”

这些话李复生不知听了多少次，有些不耐烦：“他都是当父亲的人了，还是整天游手好闲，茶号里的事从不操心！孽种。”接着叹了一口气：“他要是赶得上永明一半就好了。”

雅芝欲言又止，李永明是他们的二儿子，三年前去日本留学。他与哥哥的性格截然不同，从小活泼好动，身体健康，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，丈夫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提起二儿子，又勾起雅芝的思念，她已经三年没见永明了，平时儿子书信也很少。